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二

宋 衛湜 撰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謹慎人君無

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内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

毁遠臣不被障蔽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葢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

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君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引此言

以證此三事也莊士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為大夫卿士者也

陸氏曰經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或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善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察而輕信

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唐陸贄

長樂陳氏曰大臣者王者股肱心膂之任相與圖維天下而百姓賴之以寧也是大臣者職宜親於王今則不親將誰與治民哉故百姓不寧大臣所以正邇臣者也大臣不治其事而邇臣將以便僻側媚之行比於君矣大臣則道之隆德之峻王所尊而隆之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矣邇臣則居王之

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謹書言謹簡乃僚是矣敬大臣者爲其有司尊之實下之人所視而效也故謂之民之表詩言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矣謹邇臣者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至乎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者是矣若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

親而任則常見言於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疎故邇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邇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為內臣之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內圖外則遠臣不蔽矣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

於小大言謀内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毋以小謀大也毋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后毋以嬖御之士而疾端莊之士與夫大夫卿士所謂毋以内圖外也

嚴陵方氏曰大臣不親於上故百姓不寧居於下其所由者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不親事則事弊而不治大臣不治而邇臣亦相帥而爲阿黨之比矣夫大

臣者君之所尊故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故擇之不可不慎毋以小謀大則大臣得以盡道而不怨毋以遠言近則邇臣得以盡法而不疾毋以內圖外則遠臣得以盡才而不蔽

馬氏曰大者對小之辭而大臣者處於遠邇之間邇者對遠之辭而邇臣者處於小大之間民之表者以言人之所資以為正也民之道者以言民之所由而有以致其親也大臣不可不敬邇臣不可不慎而御

之者不可無其法毋以小謀大以下皆御臣之法也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葢佞說之言易以聽忠直之言難以入故也

石林葉氏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葢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

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適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與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辭也故其卒篇稱

大夫卿士云變夫人言后其流蓋及上也顧命如此

忠敎之至也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子曰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敎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敎煩由信賤也賤者無

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

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

用也

孔氏曰此節明君不信用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篇君陳尚書篇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藍田呂氏曰王公之用人將與共天位治天職也師其不及而友其所等夷有不如巳然後使之故位尊

而德優德優而身佚賢者既踈不肖又不足親此所以親失所貴者而疑所賤者又不足任也此敎所以煩蓋知賢而不親知可賤而信之德所以不進治所以不成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敎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詩君陳皆言得賢而不能親之信之也

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敎之亦有所不勝祗所以為煩而已

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踈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為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焉

其好之心可謂篤疾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

長樂陳氏曰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疎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信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則小人獲進矣夫賢者非特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也故民是以親失衆有常與順之則簡而治拂之則繁而亂用賤者以為敎則逆其常矣故敎是以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幽王惑於小人其求君子則如恐失之及其得之也則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且不任其力也豈非不親所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今如此雖欲不煩得乎然則信其所賤務徧知物也此詩蓋以伐柯自喻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氏曰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

沒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德易狎言人初時學其近者則狎之至於先王大道則遂扞格不入迷惑如溺矣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古所覆亦如溺矣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卒難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者慎所可褻乃不溺矣越之為言蹷也覆敗也言無自頗

甕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
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
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
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兊命兊當為説傳説作
書以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
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違猶辟也逭
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忠信為周相助也謂
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

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孔氏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也口費而煩謂口惠不難失在煩數必為物所憾所以有禍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不可妄以與人惟干戈當自省己身不可妄以害人

藍田呂氏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覆没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玩之則雖巨川

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為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豈德之謂耶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别無庸以有德厠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不廢而煩於已則廢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於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賤者貴者之所易也惟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唯賤也

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三者之端不可不慎也引太甲言為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括奠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兊命言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吉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經引書為證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為戒

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為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為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為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馬氏曰水者小人資之以為利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為辯故君子溺於口民者大人資之以

為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所褻也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褻而不知加慎以為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知悟也水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翫之以至於死焉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水之為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以狎内陽而能剛故難以親蔽於易狎以為常不知難以親之為慮此小人所以至於溺也費者言其無實煩者言其無節言

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為常而不知難悔以為慮此君子所以至於溺也民之厚貌深情而機詐之心藏於内故曰閉於人而有鄙心雖然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之道也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終之以書之辭者有以見其戒慎之至也衣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

非其人故惟衣裳在笥笥者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不可以伐非其罪故惟干戈省厥躬者言當恕之以已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胄所以自衛干戈所以敵物天作孽則有可違之理蓋修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已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山陰陸氏曰閉則不能受人鄙故係吝怨毒難解天作孽可違也不言猶決辭也凡記引經以字易字或增或損不無意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鄭氏曰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

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

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

至齊魯之語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

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

其君難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民相須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

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

逸詩也

藍田吕氏曰天生人物流形雖異同一氣耳人者合一氣以為體本無物我之别故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隠之心非自外鑠也天下無一物非我故天下無一物不愛我體或傷心則憯怛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人而不仁非無是心喪是心爾故大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豈勉強之所能為也為人君止於

仁則君人者之於是也舍仁曷以哉心體之説姑以為譬若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所以安危存亡者亦然可不慎乎所引詩與節南山之詩有異蓋逸詩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況君之政教乎

嚴陵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

心之所使故曰心安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内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前經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君好之民必欲之之謂也荀子曰君舟也庶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飭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

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茍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懐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

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馬氏曰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為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為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故心莊

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也君者民之心而民則從君者也故君好之民必欲之體雖以心為主而心亦有待乎體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雖以君為主而君亦有待於民故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言明且清者言教令之善也古之處於人之上者必先正於已然後教令可以善於天下而其效至於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其盛至於如此也及其後世處人上者反此力小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不

能秉國之成法不知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已而富國有求於百姓則怨之者多故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不知以民為體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憯怛

山陰陸氏曰此引節南山之詩也其上句葢逸詩併

引之爾猶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併引二爻蓋古人之引經取足於義不問其辭之彼我有如此者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鄭氏曰類謂比式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言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略而行之皆謂䦨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君陳成王戒君陳之言引詩曹風鳲

鳲之篇言善人君子威儀齊一證為政須齊一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以下言下事上之義身正言信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義壹行類所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有物行有格此謂法度存焉有物則無失實之信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如是者人歸於一而不可變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則不義之名

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者也親之者問學不厭者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君子之學必致一不致一則二三二三則異端之言交入而無間卒不能以自立也一者何理義而已何由知其理義以吾之所同然合人之所同然而已出入

自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為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則見於事君之義斯不一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

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嚴陵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有物則有其實有格則有所至

山陰陸氏曰不壹無以統之無類無應之者格至也非先王之法言無物非先王之德行無至若東晉崇尚玄虛學士大夫議論高於踐履此志之所以喪而名敗也多聞質而守之所謂守之以約是也多志或失之陝故質而親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所謂略而行之是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不言則繹不嫌不繹也據上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而行之

廬陵胡氏曰言有物猶仁人不過乎物之物格至道也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志者終身所尚故生不奪志名欲立於後世故死不奪名言名志俱善

馬氏曰聞之詳不若志之詳志之猶言紀也聞之志之則言有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略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鄭氏曰正當為匹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邇近也仇匹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為匹也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為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

也引周南關雎之篇詩云窈窕淑女此斷章云以好人為匹也

藍田呂氏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葢善者好之由君子所好者善也不善者惡之由君子所惡者不善也君子之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葢君子所好者皆正小人所惡亦皆正故曰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

正好惡既明亦歸於一此遠邇所以不疑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為匹恐只作正字亦可

長樂陳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其取友也必端故言能好其正小人比而不周其交也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蓋君子小人道相異也故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鄉也方也皆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於我者信

我之深而不惑其遠於我者亦信之而不疑矣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

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山陰陸氏曰正正已者也讀如字朋友亦是矣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言其好惡有常遠近信之

廬陵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故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徼利也攸所也

言朋友以禮儀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

佐也以賢而貧賤則輕絶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

則重絶之是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所引

詩大雅既醉美文王之篇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

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

而求利者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章好惡不可不明也以為可賢而重絶以為不足賢而輕絶則不當有富貴貧賤之異矣均可絶也富貴未絶貧賤者先絶則惡惡不著均未可絶也貧賤者先絶富貴者未絶則好賢不堅推是心也謂之不利於富貴則不可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以禮義相正豈以貧賤富貴易其心哉

長樂陳氏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絕於其所易絕者而不絕然後為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絕於其所難絕而絕之然後為惡惡之著也凡以有其實者無不顯后妃恭儉節用服女功而無厭怠故能化天下以婦道所謂有實而顯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馬氏曰貧賤富貴皆出於天而君子之交蓋不論此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貧賤輕有以絶之於富貴重有以絶之則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

山陰陸氏曰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内君子好仇是也相攝主外攝以威儀是也夫唯相攝主義是故不重絶富貴不輕絶貧賤

廬陵胡氏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乃不能輕絶

貧賤不重絶富貴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不用留意

於此等之人也所引詩小雅鹿鳴之篇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私惠於民我不足以歸德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周則徧徧則公比則有所附有所附則私
馬氏曰有忠信之德然後將之以恵禮也苟無忠信之德而行之故君子不自留焉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内新時不見射厭也言采葛為衣服之無厭言不虚也

孔氏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所引詩周南葛覃之篇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有是物必有是事有是事乃無

是物不可虛也故君子之學自本及末無非其實亦由致一而不二故可久而無窮也登車而有所禮則式式憑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馬氏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也

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敵計後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為顧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

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也展誠也奭召公名尚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爲割申勸寧王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

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詩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引周公告君奭之辭皆證言當信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偽故不可行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故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而

已不可失吾信使民之稱美惡不敢有所大小而失其實也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為天所命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唯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

如此

馬氏曰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危言言行之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蓋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

名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多則易失於不信君子尚乎實行故寡言而行則以成其信有實而不誣也實之所在故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白圭之玷尚可磨而至於斯言之玷則不可磨者所謂不可飾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道展所謂有大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為其有道業之實故也

山陰陸氏曰寡謂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

虛美隱惡不得也所謂周田虞芮質厥成是也先儒謂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然則周田釋書所謂割割棄也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是之謂割或作厥亂勸寧王德厥亂虞芮是也且經以結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於是為至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凭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徳偵婦人吉夫子凶

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猒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徳無恒之徳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

事鬼神又難以得福純或為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於人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孔氏曰此一節明為人須有恒也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况於凡人乎引詩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數謳卜筮引兊命尚書傅說告高宗之辭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又引恒卦九三六五爻辭皆證無恒德也

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之趨嚮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醫工色脉之妙猶不可測况人情之近其可測之乎論語記孔子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而此云不可以為卜筮其文少異蓋巫醫卜筮其事類也為作皆謂求而問之也巫之禱卜筮之占皆求諸鬼神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絜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

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醫之治疾必察其好惡原其哀樂喜怒則知疾之所由生苟用心而無恒又安得而求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為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羞辱況卜筮乎此篇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鄭氏又解恒其德貞為恒其德偵云問正為偵在

婦人為恒德男子亦為無恒義必不然

馬氏曰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言卜筮不可占無恒之人以龜筮之靈猶不能知則其於人也亦末如之何也已或曰巫醫卜筮職之賤者也職之賤而其德亦不可以無其恒然以文考之則曰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又曰不占而已則知卜筮者不能占無恒之人巫醫者不能治無恒之人而

或者之言難於必取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文考之則不合婦人德不可以無恒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吉夫子以知率人其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也

山陰陸氏曰民立而正正讀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為不敬即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所謂善矣然祭祀為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

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恒其德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二以為一昧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皋可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三

宋 衛湜 撰

奔喪第三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别録屬喪服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為逸禮下文鄭註引逸奔喪禮謂

不入於記者又比此奔喪篇為逸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註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茍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别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言唯著異也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

國至竟哭慼此念親也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孔氏曰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已則可行也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過國至竟哀慼也凡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

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既聞而哭又為

位更哭也鄭註斬衰者其實母之齊衰亦然

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

之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

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降堂東即位已殯者位在下也襲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次倚廬也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

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
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髪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三日
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
服之節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
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髪袒者尋常親始
喪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髪今喪已經日故不笄纚也
此奔謂主人故親拜賔也鄭註素委貌謂士庶人若

大夫已上則素弁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又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髪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也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為之主故也

山陰陸氏曰拜至拜送禮也今送賔不言拜送略之也不言送于門外蓋于門内而已據不得奔喪賔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鄭氏謂倚廬誤矣即倚廬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于堂主人襲帶絰士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絰于序東絞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此奔

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經絞帶可謂成服矣今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髪袒又明日猶括髪袒雖成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于主人也麻亦

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賔客之也於賔客以哀變為敬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主人

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常在堂下也鄭註於此言麻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齊衰以下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今此至家乃稱麻明所奔雖輕喪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也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與上文父母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絰異也故鄭云變於父母也禮以變為敬若有客則拜賓成踊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不須為變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

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又哭三哭皆然若婦人奔喪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壂即位與主人拾踴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然亦異於賓客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阼階若女賓則喪大記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婦人入闈門者以奔夫屬不得同於女賓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賔送賔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鄭氏曰為母於又哭而免糾於父也其他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賔送賔喪服小記云又哭而免此文又哭不括髮小記據在家小斂後此則從外奔喪至内其理雖同其日則異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

主人拾踊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孔氏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文闈門謂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于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殯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

堂當髽于東房今此奔喪故於東序耳鄭註士喪禮云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拾踊與拾投之拾同義

山陰陸氏曰不言髽於某所以闗貴賤案士喪禮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東

髽蓋在殯東又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母

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孔氏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即位於墓左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故經云拜賔非適子則不拜賔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為四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歛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歛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為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故明之云入門

入門時也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髪不及殯亦一括髪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髪於父則不一焉此隆殺之别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著衆主人奔喪與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相備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氏謂在家者也誤矣拜

賔反位拜之不在其位吾方為客重賔也據奔喪反位拜賔成踊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衆主人兄弟皆出門據此亦言所當奔者外喪也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成服前兩日朝莫哭成服之朝又一哭凡五哭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春秋傳曰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何休謂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

事之殺也然則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亦事畢也而不言則喪尚新未忍言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賔則主人拜賔送賔賔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齊衰之墓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

成踊襲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也爲父

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

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

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

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

葬後過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

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

於東方就哭位拜賔謂主人代之拜賔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賔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稱襲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也

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山陰陸氏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後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遠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為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為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賔反位成踊賔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賔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賔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賔送賔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鄉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送賔後不言

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廹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孔氏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乃為位朝夕哭位也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云小斂乃絰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為又哭即加絰帶不於明日又哭者以赴者至踰其日節故也於

五哭不云告事畢禮文略也鄭註在官謂官府館舍是賓所尊有於其中作廬故禮畢亦告就次也

山陰陸氏曰乃為位乃者難辭也著為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鄭氏曰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

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

右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如不及殯之時也主人亦謂在家者著平常吉服服除衰殺故不踊也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唯著免

麻哭罷即除

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

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巳過禮亦為之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貶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若曾參一夕不離親閔子退而致仕無是也其不言即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爲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后歸何哉束括髪袒猶言束髽省文爾省文略之也遂除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齊衰以下所異者免麻變絰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

至喪也據免絰于序東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賔反位哭成踊送賔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賔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賔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巳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五哭卒卒

猶止也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巳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家遠謂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絰成服之禮前文五哭皆數朝哭此三日為五哭者為欲急奔喪以巳之私事須營早了故

三日而五哭止也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賔送賔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賔送賔恐與上有異故鄭云後有賔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待賵謂賵贈之物

山陰陸氏曰三日五哭卒即上所謂五哭言卒喪輕故也大喪不言卒雖云去服之殺蓋亦嫌遽今在事畢之後容成服矣而後賔至亦拜亦送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

位而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者雜記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

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别故哭有遠近之差也

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

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賔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賔與諸侯為凡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鄭氏曰因五服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為位矣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也哭天子九至士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也大夫哭諸侯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也諸臣在他國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族親婚姻在異國者也凡爲位者一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云

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矣凡弟朋友與此同樫亐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檀亐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與諸侯為凡弟註云族親昬姻者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昬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五服之內則小記云與諸侯為凡弟者服斬是也

横渠張氏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

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剥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别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别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

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逺焉

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為位者壹袒上所謂凡為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

面而踊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

墓左西面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

家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主

人先踊賔從之故云從也

山陰陸氏曰為之成踊強也坐主人北面而踊從之

而巳不拾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鄭氏曰父為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為從父昆弟之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父在父為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也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

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鄭氏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既除喪之後始聞喪之節小功以下應除之後雖不稅本是五服之親初聞

喪亦為之變故免袒成踊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凡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孔氏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為位及弔服加麻也哭嫂與叔為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

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鄭註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

麻故鄭云然也

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焉

山陰陸氏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逸奔喪禮曰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謂若為其再從凡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我猶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氏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拜之為之成踊

孔氏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尊大夫故先袒拜成踊而后襲士卑故先襲而后拜謂先成己禮乃拜之也此謂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亦然

問喪第三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别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以與之鄰里故亦與之同哀戚也則問喪之禮鄰里其可以廢乎此經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即問之之事也故以是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

糜粥以飲食之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髪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笄謂骨笄纚謂縚髪之繒親始死去冠唯留笄纚士喪禮云小斂括髪是死二日乃去笄纚也徒

跣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
屨踐為妨案深衣衽當旁此云妨屨踐故註為裳前
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
扱處當衽也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
焦肺舉此三者五臓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
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糜粥
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

心而哭發胷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䰟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為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

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

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鄭氏曰悲哀在中變形於外言人情中外相應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至盡哀而止矣説反哭之義心悵焉至復反也説虞之義成壙而歸不入處室寢苫枕塊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

反室自安也服勤謂憂勞

孔氏曰爵踊似爵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壞牆言將欲崩倒也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憶傍徨也人情之實言非詐偽假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嚴陵方氏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内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

山陰陸氏曰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形者其精之委脫者也皇皇然無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者意彷徨也誤矣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序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已也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成壙而歸猶如此於

是爲至矣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先王爲之節爾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鄭氏曰問者怪其遲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

孔氏曰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為之斷決而後能為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

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相為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禿者傴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爾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

孔氏曰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旣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内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亦見檀弓免焉解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曰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今其言如此何也曰凡臣子為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為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據此免而袒袒而踊反為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為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為如禮是禮之情果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若莊周謂儒者以詩禮發冢殆不知此之過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

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鄭氏曰問者怪本所為施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言免乃有緦服也

孔氏曰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也童子不緦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為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之童乃為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童子

當室内為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緦服言緦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緦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為族人得著緦也免是冠之流例

嚴陵方氏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緦緦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鄭氏曰問杖者何怪其義各異也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爾問杖者以何為怪所為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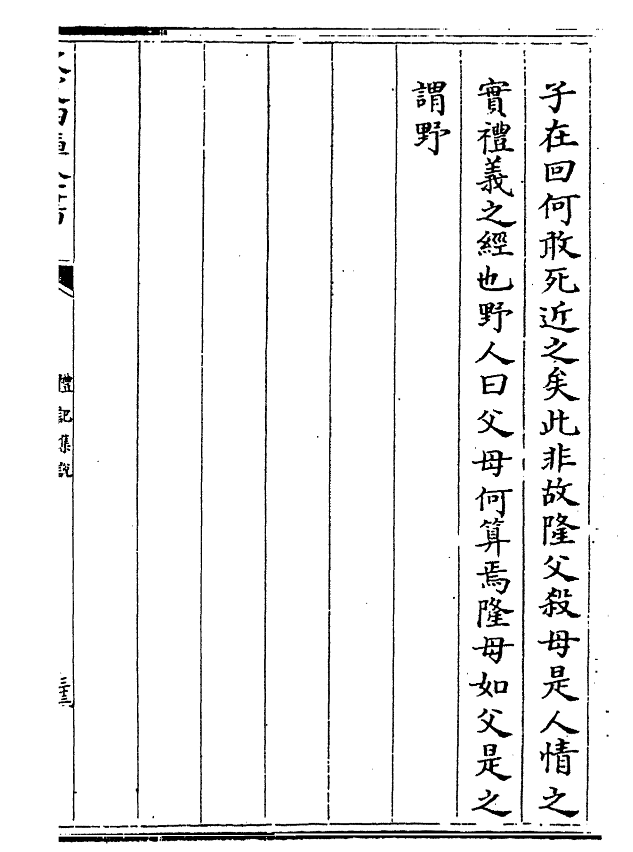
也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孔氏曰父是尊極故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矣桐節在内内陰之類故為母也堂上是父之所在所以為母堂上不敢杖也堂上不為喪

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具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顏回曰



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三